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幼童侍主俠士揮金

且說牛驢子於起更時來至花園，扳住牆頭，縱身上去，他便往裡一跳。只聽撲咚一聲，自己把自己倒嚇了一跳。但見樹林中透出月色，滿園中花影搖曳，彷彿都是人影兒一般。毛手毛腳，賊頭賊腦，他卻認得路徑，一直竟奔敞廳而來。見棺材停放中間。猛然想起小姐入殮之時形景，不覺從脊梁骨上一陣發麻灌海，登時頭髮根根倒豎，害怕起來，又連打了幾個寒噤。暗暗說：「不好，我別要不得！」身子覺軟，就坐在敞廳欄杆踏板之上，略定了定神。回手拔出板斧。心裡想道：「我此來原為發財，這一上去打開棺蓋，財帛便可到手。我卻怕他怎的？這總是自己心虛之過。慢說無鬼；就是有鬼，也不過是閨中弱女，有甚麼大本事呢？」想至此，不覺得雄心陡起，提了板斧，便來到敞廳之上。對了棺木，一時天良難昧，便雙膝跪倒，暗暗祝道：「牛驢子實在是個苦小子。今日暫且借小姐的簪環衣服一用，日後充足了，我再多多的給小姐燒些紙鏢罷。」祝畢起來，將板斧放下。只用雙手從前面托住棺蓋，盡力往上一擡，那棺蓋就離了位了，他便往左邊一跨。又繞到後邊，也是用雙手托住，往上一擡，他卻往右邊一跨。那材蓋便橫斜在材上。才要動手，忽聽「噯啣」一聲，便嚇得他把脖子一縮，跑下廳來，格塔塔一個個整顛，半晌還不過氣來。又見小姐掙扎起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多承公公指引。」便不言語了。驢子喘息了喘息，想道：「小姐他會還了魂了。」又一轉念：「他縱然還魂，正在氣息微弱之時，我這上去將他掐住咽喉，他依然是死。我照舊發財。有何不可呢？」想至此，又立起身來，從老遠的就將兩手比著要掐的式樣。尚未來到敞廳，忽有一物飛來正打在左手之上。驢子又不敢噯啣，只疼得他咬著牙，摔著手，在廳下打轉。

只見從太湖石後來了一人，身穿夜行衣服，竟奔驢子而來。瞧著不好，剛要跑，已被那人一個箭步，趕上就是一腳。驢子便跌倒在地，口中叫道：「爺爺饒命！」那人便將驢子按在地上，用刀一晃，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棺木內死的是誰？」驢子道：「是我家小姐，可是吊死的。」那人吃驚，道：「你家小姐如何吊死呢？」驢子道：「只因顏生當堂招認了，我家小姐就吊死了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？只求爺爺饒命！」那人道：「你初念貪財還可饒恕，後來又生害人之心，便是可殺不可留了。」說到「可殺」二字，刀已落將下來，登時驢子入了湯鍋了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？他便是改名金懋叔的白玉堂。自從贈了顏生銀兩之後，他便先到祥符縣將柳洪打聽明白，已知道此人慳吝，必然嫌貧愛富。後來打聽顏生到此，甚是相安，正在歡喜。忽聽得顏生被祥符縣拿去，甚覺詫異；故此夤夜到此，打聽個水落石出。已知顏生負屈含冤，並不知小姐又有自縊之事。適才問了驢子，方才明白。既將驢子殺了，又見小姐還魂。本欲上前攙扶，又要避盟嫂之嫌疑。猛然心生一計：「我何不如此如此呢？」想罷，便高聲嚷道：「你們小姐還了魂！快來救人呀！」又向那角門上當的一腳，連門帶框，俱各歪在一邊。他卻飛身上房，竟奔柳洪住房去了。

且說巡更之人原是四個，前後半夜倒換。這前半夜的二人正在巡更，猛聽得有人說小姐還魂之事，又聽得咯噠一聲響亮。二人嚇了一跳，連忙順著聲音，打著燈籠一照，見花園角門連門框俱各歪在一邊。二人仗著膽子，進了花園，趁著夜色，先往敞廳上一看，見棺材蓋橫在材上。連忙過去細看，見小姐坐在棺內，閉著雙睛，口內尚在咕嚕。二人見了，悄悄說道：「誰說不是活了呢。快報員外安人去。」

剛然回身，只見那邊一塊黑忽忽的，不知是甚麼。打過燈籠一照，卻是一個人。內中有個眼尖的道：「伙計，這不是牛驢子麼？他如何躺在這裡呢？難道昨日停放之後，把他落在這裡了？」又聽那人道：「這是甚麼稀罕的？晒了我一腳。噯啣！怎麼他脖子上有個口子呢？敢則是被人殺了。——快快報與員外，說小姐還魂了。」

柳洪聽了，即刻叫開角門。馮氏也連忙趕來，喚齊僕婦丫鬟，俱往花園而來。誰知乳母田氏一聞此言，預先跑來，扶著小姐呼喚。只聽小姐啾啾道：「多承公公指引。叫奴家何以報答。」柳洪馮氏見了小姐果然活了，不勝歡喜。大家攙扶出來。田氏轉身背負著小姐，僕婦幫扶，左右圍隨，一直來到繡閣安放妥協，又灌薑湯少許，漸漸的甦醒過來。容小姐靜一靜，定定神。只有乳母田氏與安人小丫鬟等在左右看顧。柳洪就慢慢的下樓去了。只見更夫仍在樓門之外伺候。柳洪便道：「你二人還不巡更，在此作甚？」二人道：「等著員外回話。還有一宗事呢。」柳洪道：「還有什麼事呢？不是要討賞麼？」二人道：「討賞甚麼呢。咱們花園躺著一個死人呢。」柳洪聞聽，大驚道：「如何有死人呢？」二人道：「員外隨我們看看就知道了。不是生人，卻是個熟人。」柳洪跟定更夫進了花園，來至敞廳，更夫舉起燈籠照看。柳洪見滿地是血，戰戰兢兢看了多時，道：「這不是牛驢子嗎？他如何被人殺了呢？」又見棺蓋橫著，旁邊又有一把板斧，猛然省悟道：「別是他前來開棺盜屍罷？如何棺蓋橫過來呢？」更夫說道：「員外爺想得不錯。只是他被何人殺死呢？難道他見小姐活了，他自己抹了脖子？」柳洪無奈，只得派人看守，準備報官相驗。先叫人找了地保來，告訴他此事。地保道：「日前掐死了一個丫鬟，尚未結案；如今又殺了一個家人，所有這些喜慶事情，全出在尊府，此事就說不得了，只好員外辛辛苦苦，同我走一趟。」柳洪知道是故意的拿捏，只得進內，取些銀兩給他們就完了。

不料來至套間屋內，見銀櫃的鎖頭落地，櫃蓋已開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查對，散碎銀兩俱各未動，單單整封銀兩短了□封。心內這一陣難受，又不是疼，又不是癢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發了會子怔，叫丫鬟去請安人，一面平了一兩六錢有零的銀算是二兩，央求地保呈報。地保得了銀子，自己去了。柳洪急回身來至屋內，不覺淚下。馮氏便問：「叫我有甚麼事？女兒活了，應當歡喜，為何反倒哭起來了呢？莫不成牛驢子死了，你心疼他嗎？」柳洪道：「那盜屍賊，我心疼他做甚麼？」馮氏道：「既不為此，你哭甚麼？」柳洪便將銀子失去□封的話，說了一遍：「因為心疼銀子，不覺流淚。這如今意欲報官，故此請你來商議商議。」馮氏聽了，也覺一驚，後來聽柳洪說要報官，連說：「不可，不可。現在咱們家有兩宗人命的大案，尚未完結。如今為丟銀子又去報官。別的都不遺失，單單的丟了□封銀子。這不是提官的醒兒嗎？可見咱家積蓄多金。他若往歪裡一問，只怕再花上□封，也未必能夠結案。依我說，這□封銀子只好忍個肚子疼，算是丟了罷。」柳洪聽了此言，深為有理，只得罷了。不過一時時揪著心繫子怪疼的。

且說馬氏攛掇丈夫前去盜屍，以為手到成功，不想呆呆的等了一夜未見回來，看看的天已發曉，不由得埋怨道：「這王八蛋好生可惡！他不虧我指引明路，教我發財。如今得了手且不回家，又不知填那個小媽兒去了。少時他瞎爹若問起來，又該無故嘮叨。」正在自言自語埋怨，忽聽有人敲門，道：「牛三哥，牛三哥。」婦人答道：「是誰呀？這末早就來叫門。」說罷，將門開了一看，原來是撿糞的李二。李二一見馬氏，便道：「姪兒媳婦，你煩惱呀？」馬氏聽了，啞道：「呸！大清早起的，也不嫌個喪氣。這是怎麼說呢？」李二說：「敢則是喪氣。你們家驢子叫人殺了。怎麼不喪氣？」

牛三已在屋內聽見，便接言道：「李老二，你進屋裡來，明白告訴了我，這是怎麼一事情。」李二便進屋內，見了牛三，說：「告訴哥哥說，驢子姪兒不知為何被人殺死在那邊花園子裡了。你們員外報了官。少時就要來相驗呢。」牛三道：「好呀！你們幹的好事呀！昨日那末攔你們；你們不聽，到底遭了殺了。這不叫員外受累嗎？李老二，你拉了我去，等著官府來了，我攔驗就是了。這不是嗎？我的兒子既死了，我那兒婦是斷不能守的，莫若叫他回娘家去罷。這才應了俗語兒了：「驢的朝東，馬的朝西。」」說著話，拿了明杖，叫李二拉著他，竟奔著員外宅裡來。見了柳洪，便將要攔驗的話說了。柳洪甚是歡喜，又教導了好些話，那個說的，那個說不的，怎麼具結領屍，編派停當。又將裝小姐的棺木挪在閒屋，算是為他買的壽木。及至官府到來，牛三攔驗，情願具結領屍。官府細問情由，方准所呈。不必細表。

且說顏生在監。多虧了兩墨服侍，不至受苦。自從那日過下堂來，至今並未提審，竟不知定了案不曾，反覺得心神不定。忽見牢頭將兩墨叫將出來，在獄神廟前，便發話道：「小伙子，你今兒得出去了。我不能只是替你耽驚兒。再者你們相公，今兒晚上也

該叫他受用受用了。」兩墨見不是話頭，便道：「賈大叔，可憐我家相公負屈含冤。望大叔將就將就。」賈牢頭道：「我們早已可憐過了。我們若遇見都像你們這樣打官司，我們都餓死了。你打量裡裡外外費用輕呢。就是你那一點銀子，一哄兒就結了。俗語說：「衙門的錢，下水的船。」這總要現了現。你總得想個主意才好呢。難道你們相公就沒個朋友嗎？」兩墨哭道：「我們從遠方投親而來，這裡如何有相知呢。沒奈何，還是求大叔憐我家相公才好。」賈牢頭道：「你那是白說。我倒有個主意。你們相公有個親戚，他不是財主嗎。你為甚不弄他的錢呢？」兩墨流淚道：「那是我家相公的對頭，他如何肯資助呢？」賈牢頭道：「不是那末說。你與相公商量商量，怎麼想個法子將他的親戚咬出來。我們弄他的銀，好照應你們相公呀。是這麼個主意。」兩墨搖頭道：「這個主意卻難，只怕我家相公做不出來罷。」賈牢頭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今兒就出去。直不准你在這裡！」兩墨見他如此神情，心中好生為難，急得淚流滿面，痛哭不止。恨不得跪在地下哀求。

忽見監門口有人叫：「賈頭兒，賈頭兒，快來。」賈牢頭道：「是了。我這裡說話呢。」那人又道：「你快來，有話說。」賈牢頭道：「什麼事這末忙？難道弄出錢來我一人使嗎？也是大傢伙兒分。」那外面說話的，乃是禁子吳頭兒。他便問道：「你又駁辦誰呢？」賈牢頭道：「就是顏查散的小童兒。」吳頭兒道：「噯喲！我的太爺。你怎麼惹他呢？人家的照應到了。此人姓白，剛才上衙門口略一點染，就是一百兩呀。少時就進來了。你快快好好兒的預備著，伺候著罷。」牢頭聽了，連忙回身，見兩墨還在那裡哭呢。連忙上前道：「老兩呀，你怎麼不禁嘔呢？說說笑笑，噯噯嘔嘔，這有什麼呢。你怎麼就認真起來？我問問你，你家相公有個姓白的朋友嗎？」兩墨道：「並沒有姓白的。」賈牢頭道：「你藏奸。你還惱著我呢。我告訴你，如今外面有個姓白的，瞧你們相公來了。」

說話間，只見該值的頭目陪著一人進來，頭帶武生巾，身穿月白花氅，內襯一件桃紅襯袍，足蹬官鞋，另有一番英雄氣概。兩墨看了，很像金相公，卻不敢認。只聽那武生道：「兩墨，你敢是也在此麼？好孩子！真正難為你。」兩墨聽了此言，不覺的落下淚來，連忙上前參見，道：「誰說不是金相公呢。」暗暗忖道：「如何連音也改了呢？」他卻那裡知道金相公就是白玉堂呢。白五爺將兩墨扶起，道：「你家相公在那裡？」

不知兩墨如何回笑，且聽下回分解。